



走过青纱帐

成石

酷暑时分，我应平遥亲戚之邀，来到亲戚家小住了几天。

村子位于汾河岸边。清晨，我们早早起来晨练。好多农民也早起到村外晨练。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是中国农民数千年沿袭下来的作息表，然而，在现代农业的作息表中，农民不再是“日出而作”，而是“日出而练”，他们同城里人一样，一大早起来就享受着霞光的抚慰。

我问亲戚：“你们农民早起就不做农活吗？”

亲戚笑笑，说：“你看一看地里的庄稼就知道了。”

走出青烟袅袅的村落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，一股股农作物的清

香扑面而来。我迫不及待地走到田埂旁，仔细端详着一人多高的玉米地。玉米早已抽穗进入花粒期，枝叶茁壮葱绿，密密匝匝，甚至密不透风；那一棵棵玉米也行距整齐，间距标准，整齐划一；一阵晨风拂过，花粉纷纷落下，竟飘飘洒洒地落了我一头。亲戚告诉我，这玉米地都是机械化密植种植，一亩地播撒4400粒种子，所以，机械化密植下的玉米地密度大，茎秆粗壮，一亩地能收获1500斤以上，是传统种植的三倍之多，再过两个月就能收割了。

哇，这就是晋中平川的青纱帐！亲戚又告诉我，种植玉米的时候，一同洒下化肥和除草剂，等苗长高了，就不用田间管理了，所以，种玉米的农

民夏天也都和学生一样放“暑假”。

走过青纱帐，登上堤岸，眼前就是我们的母亲河——汾河，河对岸就是文水县。

汾河经过太原地段，已被打扮成景色优美的汾河景区。来到平遥与文水地段，汾水在河道里不规则地蜿蜒前行。不过，绿水青山的希望也蜿蜒到这里，汾河百公里中游示范区工程正在进行，河道里已有挖掘机在工作，河对岸正在修建自行车栈道，河这面已整固了河堤，种植了花草，修建了旅游公路。再过几年，这里的汾河将和太原一样，展示出水清河畅岸绿景美の大河风光。

走下汾河河堤，我们来到河堤下的

平遥生态园。这是一处利用汾河湿地修建的小型公园，早起的农民来到这里进行健身活动。我明白了。现代农业解放了农民的劳动力，难怪他们也“日出而练”，参与到全民的健身活动中。

生态园虽然简朴却很美。木槿花绽开了迷人的笑靥，迎接晨练的人们；马鞭草扬起紫红色的长鞭，摇曳着清新而又温馨的晨光；还有翠绿色的芦苇在湿地里挺直了腰杆，彰显着汾河生态的自然之美；中心广场有人跳广场舞，有人打羽毛球，有人漫步在绿林簇拥的甬道中；还有几个戏迷，拉琴弹唱，悠扬的晋剧唱段在汾河之畔飘荡……

走过青纱帐，满目的清新溢满心胸……



陕南有个古树村

黄平安

在陕南石泉县城关镇一个名叫双樟塘的地方，有数十棵古树参天而立，绿荫如盖，蔚为壮观。古树林位于饶峰河畔，与210国道隔河相望，被南来北往的游客称为“古树村”。

这几十棵古树为同一个树种，当地人叫它麻柳树。麻柳树学名枫杨，又称枰柳、麻柳、水麻柳等，为胡桃科，枫杨属，多生于海拔千余米以下的河滩阴湿处。双樟塘绿水绕青山，正好形成了一片河滩地，水分丰沛，阳光充足的环境，成了麻柳树生长的风水宝地。据当地老人讲，这里曾经是子午古道上的驿站。如今，古道不在，驿站无存，只有这片古老的麻柳树与村庄相伴。这些古树的树龄大约在五百年左右，树的主干一般需数

人方能合围，表皮粗糙，枝叶茂盛。直立的，像顶天立地的将军。斜生的，似腾空而起的飞龙。其中一棵树树干长出地面数米后就弯起了身子，向一旁斜生，天长日久，其姿态仿若飞龙在天。由于它横斜着身子，树身日渐粗大沉重，人们担心它无法承重而倒下，便在斜生的树干下方仿造了一根树干，托起了这棵独具一格的古树，这棵树也因此成了乡亲们爱树的见证，成了风景里的风景。

麻柳树不属于用材林，实用性和观赏性也不高，民间很少有人专门栽植它，因此，人们见到的麻柳树都不大。而这里的麻柳树却能成为古树，而且成片成林，着实令人惊叹。原来，这里地处秦岭脚下，民风纯朴，人文厚

重，人们祖祖辈辈珍爱树木，爱护环境，敬畏自然，久之，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，使得这一平凡的树种能够健康成长，并长成了一棵棵参天大树。如今，当地政府已对这些古树编号挂牌，进行着特殊保护。

双樟塘山环水绕，小桥流水，炊烟袅袅，鸡鸣犬吠，鸟语花香。夏秋时节，一棵棵麻柳树绿荫似盖，让人仿佛走进了宋人“此地惟多古树林，路傍处处足清阴。行人九夏热如火，到此清风忽满襟”的诗意之中。林中空气像滤过似的，清凉中带着草木的芳香。漫步树下，顿觉神清气爽，飘飘欲仙。人们在树下或闲聊，或乘凉，或品茶，或刷屏，或小聚，绘成了一幅鲜活生动、宁静祥和的美丽乡村画卷。

尹姝雅



夜宿蒙古包

在盛夏，深入呼伦贝尔草原腹地，入住蒙古包。

“星星！帐外可能有星星！”入夜，早早钻进睡袋的同伴叶子忽然来了灵感，声音低低地叫到。我们利索地翻身下床，拉开蒙古包的大门，弯腰钻了出去。

仰头，千万光年外的星光向我们伸出怀抱。繁星在墨色的夜空织出一张微微闪烁、缓缓流动的银色光网。一道深灰色的星带纵贯南北，光点明明灭灭，连成银河的模样。远方的草原笼在深重的夜色里，蒙古包的白毡被染成朴素的深灰色。明亮而硕大的北斗低垂在蒙古包上空，衬出几分神圣的莹白。“星垂平野阔”，一瞬间已与千年前的诗意图意相通。天之广，星之遥，人之渺小，在此刻达成奇妙的平衡，彼此凝望。亘古不变的自然伟力在头顶高悬，盘古发丝化作的星辰在夜幕中现身又隐匿，牛郎织女隔着盈盈河汉遥遥相望，古老的传说和神话忽然在此刻抵达故乡。

回蒙古包前，我又仰头深深凝望了最后一眼，想把这漫天星光烙进眼底。

这样澄明的星空我从未见过，又何时能再见呢？且道一声珍重，祈愿这草原深处的明眸莫被霓光和暗霾遮蔽。

躺回床上，睡意袭来，只听到那边叶子的呼吸声绵长沉静起来。忽然听到离帐外很近的地方传来马的踢脚声和响鼻声，像朦胧间某种神秘的召唤。我迷迷糊糊地想着，不会有马冲进蒙古包吧，沉沉睡去。

再睁眼，是被冻醒的。躺在黑暗里，身上盖的衣服几乎已经不留余温。按亮手机屏，才不过凌晨四时。太阳带给草原的热量已在黑暗中殆尽，只待羲和女神再临人间。横竖是睡不着了，不如亲迎初旭。把行李箱里的衣服都翻出来，胡乱套在身上。

拉开门，仍被冻得打了个哆嗦，才意识到蒙古包的厚毡抵御了多少寒意。天几乎完全亮了，透出苍茫的微白。接近地平线的地方染上几分霞的红晕，映得远处的湖泊成为镶在天际的一道亮线。有牧民赶着一群牛在旷野上遥遥经过，在稀薄的雾气里化为缓缓摇移的剪影，像千百年来印在草原上的古老图腾。天苍苍，野

茫茫，人置其间，已经辨不清东西。那就向着霞光最艳的方向进发吧，那应该就是曙光始至的地方。

天畔一角的粉红被一片浓郁的红橙色代替，云影融化在暖色里。临近的远山从苍绿转向墨黑，成为日出图中一个沉稳的注脚。在接近山际之处，出现一抹明艳的亮黄色，并且在慢慢扩大，形成一个完整圆润的半圆形光团。开始变暗的橙色静静地拱卫着它，等待着太阳射出的第一缕金光。突然，山头上露出一个金黄璀璨的亮点，太阳出来了！一个光亮的小圆球从山后蹦跳出来，这下半边天都被橙色浸透了。光箭射穿了薄雾，留下数道笔直的光轨。远处的牧草，近处的草垛，都沐浴在初生的光辉下，肃穆而神圣。几乎是日出的瞬间，因寒气发僵的手一下子灵活舒展了。新生的温暖轻柔地包裹住指尖，新的一年要来了。

背向朝阳，返回蒙古包。爬上床，又睡去了。

这一次，星光与阳光在梦里环绕，给这一夜落下瑰丽浪漫的句点。



偶遇“滴水洞”

韩长绵

大家知道，韶山有个滴水洞，而我故乡的“滴水洞”却是我与老同学在游山逛景时无意中发现的。

那是去年夏天，我回老家辽宁锦州探亲。一次雨后天晴，我与几个老同学，趁着空气清新信步游览家乡胜景大砬子。我们没有沿着熟悉的老路直奔而去，而是绕道经一条植被茂密灌木郁郁葱葱的山沟逆流而上。沟底的小溪虽说水量不大，但激起的层层浪花与蒸腾而起的袅袅水雾，在繁花点点与蜂蝶飞舞的映衬下，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之中。越往上走，越觉得气象万千神秘莫测，越感到有一种吸引力在慢慢放大，有一种期盼在油然而生。因为，这里是一个无人知道全新的好去处啊。

走着走着，似乎有隐隐的雷声传入耳中，我们驻足细听，才辨别出这是从前方不远处传来的水落深谷的轰鸣声。拐过一个弯，映入眼帘的果然是柳暗花明别有洞天，迎面而来的小溪从5米多高的悬崖上一头跳下，溅起的水花喷珠溅玉，好看极了；右上方一弯彩虹高悬，美丽极了。

赏罢如诗如画的美景后，我们从左侧冒着雨帘鱼贯钻入岩下的洞中，空间虽然不大，但容纳四五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趁着高兴，我提议将此洞命名为“滴水洞”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，并随口凑了一首七绝，后两句为“万里长空无云走，唯有此处雨连绵”，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新景观的突出特征。相信，这里经我们命名与宣传之后，一定会有更多的游人前来观赏的。